

古史辨

第二冊

顧頡剛 編著

海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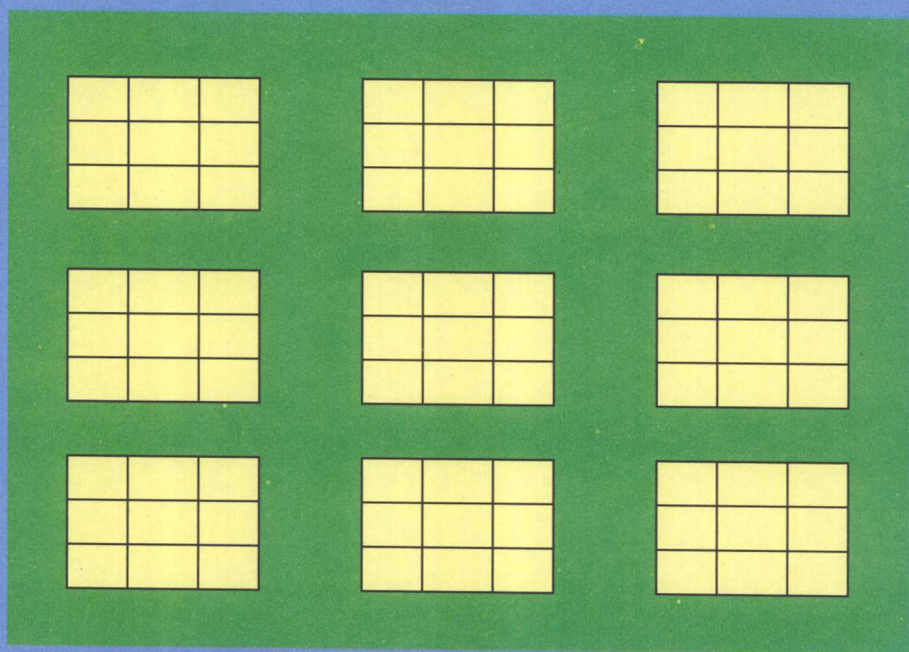
行

中

山

第 二 冊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八 月 出 版



是先有
了鄒衍
的大九
州而後
有禹貢
的九州
呢？還
是先有
了禹貢
的九州
而後有
鄒衍的
大九州
呢？

或謂曰，『子于尚書之學信漢而疑晉疑唐，猶之可也；乃信史傳而疑經，其可乎哉』！

余曰，『何經，何史，何傳，亦惟其真者而已。經真而史傳僞，則據經以正史傳可也。史傳真而經僞，猶不可據史傳以正經乎』！

或又曰，『晚出之書，其文辭格制誠與伏生不類；兼多脫漏，亦復可疑。然其理則粹然一出于正，無復有駁雜之譏。子何不過而存之乎？』

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惡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朱子之所惡也。余之惡夫僞古文也，亦猶孔子，朱子之志也！今有人焉，循循然無疵也，且斌斌然敦詩書也，說禮樂也，而冒吾之姓以爲宗黨，其不足以辱吾之族也明矣。然而有識者之惡之，尤甚于吾族之有敗類。何也？吾族之有敗類，猶吾之一脉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終非吾之族類也，吾恐祖宗之不血食也！僞古文何以異此！

『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爲是說矣」！況乎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焉，朱子之前已有吳氏棫焉，文正之後又有歸氏有光諸人焉，其可援之以爲證者不爲不衆矣。嗚呼，先儒先正之緒言具在，其尚取而深思之哉』！

自序

古史辨第一冊出版了足四年了。在這四年中，朋友們看見我，常常問道，「第二冊出版了嗎」？我祇是慚恨，無以回答。實在近數年來，我的生活太忙亂了。四年以前的生活，我已嫌它不適宜於研究學問；哪知近數年來的生活更不適宜於研究學問。自從民國十五年的秋天，受了衣食的逼迫，浮海到廈門，（不到一年，又被學校的風潮驅到了廣州，）從此終日為教書忙，為辦公忙，為開會及交際等事忙，于是我的生命史開了新紀錄了，向來平庸不過的生活中也居然激起波浪來了，擁戴的有人了，攻擊的也有人了；結果逼得我成了對付別人的人而喪失了自己。我常想：照這樣子流轉下去，我至多祇有做成一個教育行政家（給人罵起來就是所謂學閥），這是我能做的嗎？這是我心願的嗎？唉，我十幾年來所為排萬難以求的是什麼，我能為衣食的不生問題就忘記了那個目的嗎？年紀一天比一天大，心情一天比一天亂，學問一天比一天退步，這怎麼辦？難道我就這樣地完了嗎？想到這裏，真是痛苦極了；回憶數年前在生計壓迫之下還有空閒讀書的生活，祇覺其可歎羨了。于是我立定主意逃出了南方。逃出來一年之後，這古史辨第二冊就出版了，朋友們再問我時我就可以回答了。這真該謝天謝地的呵！

這一冊的內容，四年前早擬定了，曾在第一冊的後面附了一個目錄：上編是古史問題，中編是經學問題，下編是前代辨偽者的傳記。後來在廈門在廣州又編過幾次，因為搜集的材料多了，一冊容不下，決定分為兩冊，所以這一冊的內容和豫告的有些不同：上編仍為古史問題，中編則改為孔子和儒家問題，下編又改為關於讀書雜誌中古史論文和古史辨第一冊的批評。

因為前幾年的生活太忙亂了，所以不能有新的作品給大家看。這一冊所搜集的，我的還是幾篇老文章，別人作的則有很新的，可以彌補我久不繼續努力的缺憾。本冊下編，全是別人對於我的批評，在這些矛盾的論調中，讀者大可看出這個時代的人們對於古史的觀念有怎樣的不同的，我們將來工作的進行應當揀取什麼方法。這是很好的思想史的材料，又是很好的史學方法論的材料。許多指正我的地方，我銘感地領受。其有不能同意而不按篇答復者，一因沒有時間，二因有許多已不成問題了，三因我現在的生活較為安定，如果能讓我在這種生活中過上幾年，我必可有進一步的事實作為解釋，正不必在這沒有成績的現在作斷斷之辨。

（我現在自信已捉得了偽古史的中心，祇要有時間給我作研究工夫，我的身體又支持得下，

將來發表的論文多着呢。)這些批評的文字，祇就我所看見的或我的朋友們寄給我的收錄進去，其它失載的想來還很多，祇得待以後續補了。(有幾篇是和別種書一起批評的，現在不加刪削，因為借此可以看出近年來史學界的風氣。)

自從本書第一冊出版之後，不能說沒有影響，但不驅解我的態度的人依然很多。現在趁這作序的機會，略略答述如下。

最使我惆悵的，是有許多人祇記得我的「禹爲動物，出于九鼎」的話，稱贊我的就用這句話來稱贊我，譏笑我的也就用這句話來譏笑我：似乎我辨論古史祇提出了這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是已經給我這樣地解決了的。其實，這個假設，我早已自己放棄。(見第一冊頁一九一頁。)就使不放，也是我的辨論的枝葉而不是本幹；這一說的成立與否和我的辨論的本幹沒有什麼大關係的。這是對我最淺的認識。其它較爲深刻的，有下列四項：

第一，說我沒有結論。我以爲一種學問的完成，有待于長期的研究，決不能輕易便捷像民意測驗及學生的考試答案一樣。如果我隨便舉出幾句話作爲我的結論，那麼，我就是偽史的造作家了，我如何可以辨別人所作的偽呢！我要求結論之心，或者比了說這句話的人還要熱切，但我不敢自己欺騙自己，更不敢欺騙別人。責備我的人們，請息了這個想念罷！我是不能滿足你們的要求了！這不是我的不掙氣，使得你們的要求不能滿足，實在這個時代還不容我滿足你們的要求呵！千萬個小問題的解決，足以促進幾個中間問題的解決；千萬個中間問題的解決，足以促進幾個大問題的解決。祇要我們努力從事于小問題的研究而得其結論，則將來不怕沒有一個總結論出來。可是在我們這幾十年的壽命裡是一定看不見的了！

第二，說我沒有系統。他們的理由和上條一樣，我的答復也和上條一樣。系統的完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哪裏可以像木架般一搭就搭起來的。不過，有一個你們願意聽的消息報告給你們知道。數年前，我專作小問題的研究原沒有組織系統的厚望。這幾年不同了，因為在學校教授上古史，逼得我不能不在短時期內建設一個假定的古史系統。現在我很想在古史辨之外更作兩部書，一是古史材料集，一是古史考。材料集是把所有的材料搜集攏來，分類分時編輯，見出各類和各時代中包孕的問題；古史考則提出若干較大的問題，作爲系統的研究。這是足以使得古史的材料及辨論都系統化的；不過這兩部書的完工很不容易，恐怕要遷延到我的垂老之年吧。至于古史辨，本是輯錄近人著作，用意在于使大家知道現在的古史學界中提出的問題是些什麼，討論的情形是怎樣，以及他們走到的境界有多麼遠而已，正不須使它有系統。

第三，說我祇有破壞，沒有建設。我以爲學術界中應當分工，和機械工業有相同的需要。古史的破壞和建設，事情何等多，哪裏可由我一手包辦。就是這破壞一方面，可做的工作也太多了，竭盡了我個人的力做上一世，也怕未必作得完，

我專做這一方面也儘够忙了。而且中國的考古學已經有了深長的歷史，近年從事此項工作的人着實不少，豐富的出土器物又足以鼓起學者們向建設的路上走的勇氣，我不參加這個工作決不會使這個工作有所損失。至于辨偽方面，還沒有許多人參加，頭腦陳腐的人又正在施展他們的壓力（請恕我暫不將事實陳述），如果我不以此自任，則二千數百年來造作的偽史將永遠阻礙了建設的成就。所以即使就時代需要上着想，我也不得不專向這方面做去。

第四，說書本上的材料不足為研究古史之用。書本上的材料誠然不足建設真實的古史，但偽古史的發展十之八九在已有了書本之後。用了書本上的話來考定堯舜禹的實有其人與否固然感覺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若要考明堯舜禹的故事在戰國秦漢間的發展的情狀，書本上的材料還算得直接的材料，惟一的材料呢。我們先把書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學上的發見，這不是應當有的事情嗎？再有一個理由：有許多古史是考古學上無法證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豫言到將來考古學十分發達的時候也尋不出這種人的痕迹來。大家既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承認的根據，也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否認的根據，那麼，希望在考古學上證明古史的人將怎麼辦呢？難道可以永遠「存在而不論」嗎？但是在書本上，我們若加意一考，則其來踪去？甚為明白，固不煩考古學的反證而已足推翻了。

以上四項，都是對於我的「求全之毀」。還有一項，是「不虞之譽」。我出了一冊古史辨，在這學術饑荒的中國，一般人看我已經是一個成功的學問家了，于是稱我為歷史專家，說到歷史似乎全部的歷史我都知道的，說到上古史似乎全部的上古史我都知道的。唉，這豈不是我想望中的最大成就，不過想望祇是想望，哪裏能够如願呢！學問的範圍太大了，一個人就是從幼到壯永在學問上作順遂的進展，然而到了老邁亦無法完全領略，因為我們人類的生命太短促了，有涯之生是逐不了無涯之知的。何況我對於古史祇有十年的功力，對於這方面的知識的淺薄是當然的事呢！我決不是三頭六臂的神人，也決不是「造逡巡酒，開頃刻花」的術士。我祇是一個平常人，祇能按步就班地走，祇能在汪洋大海中挹得一勺水呵！所以這種不虞之譽，實在還是求全之毀的變相。這種非分的頌揚，實在即是慘酷的裁制。

我現在誠摯地自白：我不是一個歷史的全能者，因為我管不了這許多歷史上的問題；我也不是一個上古史專家，因為真實的上古史自有別人擔任。我的理想中的成就，祇是作一個戰國秦漢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戰國秦漢史，乃是戰國秦漢的思想史和學術史，要在這一時期的人們의思想和學術中尋出他們的上古史觀念及其所造作的歷史來。我希望真能作一個「中古期的上古史說」的專門家，破壞假的上古史，建設真的中古史。所以，我的研究的範圍大略如下：

- (1) 戰國秦漢人的思想及這些思想的前因後果；
- (2) 戰國秦漢間的制度及這些制度的前因後果；

(3) 戰國秦漢間的古史和故事的變遷；

(4) 戰國以前的書籍的真面目的推測；

(5) 戰國秦漢間出來的書及古書在那時的本子；

(6) 戰國秦漢人講古籍講錯了的地方及在此錯解之下所造成的史事。

我承認我的工作是清代學者把今古文問題討論了百餘年後所應有的工作，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工作應比清代的今文家更進一步。從前葉德輝（他是一個東漢訓詁學的信徒）很痛心地說：

有漢學之攘宋，必有西漢之攘東漢。吾恐異日必更有以戰國諸子之

學攘西漢者矣！（與戴宣翹校官書，翼教叢編卷七）

想不到他的話竟實現在我的身上了！我真想拿了戰國之學來打破西漢之學，還拿了戰國以前的材料來打破戰國之學：攻進這最後兩道防線，完成清代學者所未完之工。這可以說是想從聖道王功的空氣中奪出真正的古文籍，也可說是想用了文籍考訂學的工具冲進聖道王功的秘密窟裏去。

其次，在古文籍中不少民族的信仰，民衆的生活，但是一向爲聖道王功所包蒙了，大家看不見。我又很想回復這些材料的本來面目，剥去它們的喬裝。

所以我的工作，在消極方面說，是希望替考古學家做掃除的工作，使得他們的新系統不致受舊系統的糾纏；在積極方面說，是希望替文籍考訂學家恢復許多舊產業，替民俗學家闢出許多新園地。

這是我的大願，但這個大願能達到與否我不敢說，我祇敢說我將向此目的而永遠致力。謝謝許多人：你們不要對於這個未成功者作成功的稱譽，替他欺世盜名，害得他實受欺世盜名的罪戾；你們也不要對於這個未成功者作成功的攻擊，把全國家之力所不能成事者而責備于他一人之身，把二千數百年來所層累地構成且有堅固的基礎者而責望他在短時期內完成破壞的工作，逼得他無以自免于罪戾。你們如果同情他的工作，應自己起來從工作中證明他的是；你們如果反對他的工作，亦應自己起來，從工作中證明他的不是。祇要大家肯這樣，古史問題的解決自然一天比一天接近，他也不致因包辦而失敗了！

顧頡剛。

十九，八，十，于燕京大學。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廣告

印行辨僞叢刊緣起

研究歷史，首須審查史料以去僞存真。一切文籍器物莫非史料，莫不待審查，故考訂這學興焉。我國古籍至繁，僞者亦衆，苟不於著作人，著作時代，及其所記者之然否一一辨明之，則僞品得以肆其欺罔，作史者必將錯認虛言以爲實事，而舉世之人胥受其愚矣。

前代學者對於此等問題之討論，積累已多，惜其散在各書，不易檢覽。民國十年，胡適，錢玄同，顧頡剛諸先生創議編輯辨僞叢刊，欲將零星材料薈萃一編，以鼓起學術界審查史料之勇氣。八載以來，所搜輯者已得數百萬言，並集合各種本子，加以校勘，期於寫成定本。積稿隱身，未付剞劂。今由敝社約定，陸續刊行。自本年冬間起，至少月出一種。

此書編纂，有如其他叢書，一仍原著之舊。惟對於大部書之不盡關於辨僞者，則摘錄之。至單本小冊，雖不盡關於辨僞，而一加刪削將致零星不成書者，姑舉全文刊之。

將來此叢刊告一結束之後，當重事編纂，以所辨之書爲綱，以歷代各家之辨說爲目，庶僞迹受十手之指而無所遁形，且以見後人研究方法之精密及其功力之深邃蓋如何突過於前人也。

民國十八年九月，景山書社啓。

前人審查史料的總成績——辨僞叢刊，北平景山書社出版

子略 實價三角五分

宋高似孫著，顧頡剛校點。此係高氏讀子書時之筆記，有爲一書作提要者，有考證其真僞及批評其思想者。宋濂之作諸子辨，即承其風。原書向無單行本，今以百川學海本作底而以四庫全書本及文獻通考內經籍考所徵引者校之，允稱佳槧。

諸子辨（三版） 實價二角五分

明宋濂著，顧頡剛校點。此書原刊宋學士全集中，世無單行本，知者不多。所論諸子書，自周迄宋，凡四十種，推勘其篇目，作者，思想淵源，發生影響，有極精密之議論。顧氏用四種本子合校付刊，就本書言，亦爲最精之本。

四部正謬 實價三角

明胡應麟著，顧頡剛校點。此為專著一書以辨偽籍之始，所論者有一百餘種，視諸子辨多出一倍。又諸子辨以辨偽為手段，衛道為目的；而此則「為學問而學問」，絕少衛道議論。其敘論中將偽書分為二十類，又將審覈偽書之方法列為八種，甚能啟發治學之途徑。原刊少室山房筆叢內，無單行本。今抽出精校付印，以利後學。

古今偽書考 實價四角

清姚際恒著，顧頡剛校點。此書繼四部正謬而作，其眼光較胡應麟尤犀利。如易傳，孝經，詩序等，胡氏不敢以為偽者，此均偽之。逸周書，竹書紀年等，胡氏以為真者，此亦偽之。雖一小冊，然其提出問題之多實可驚人。原刊知不足齋叢書內，不易得；坊肆通行本又多誤。現由本社精校付印。末附姚名達先生宋胡姚三家所論列古書對照表，尤便檢查。

辨偽叢刊（續）

左氏春秋考證（將出版）

清劉逢祿著，顧頡剛校點。左傳一書為劉歆所析，痕迹顯然，疑者不絕。至劉逢祿，始綜覈全書，又對於左傳之傳授系統一一批評，而後劉歆偽造之案乃定。惟以左傳之前身為左氏春秋，猶墜劉歆術中。至康有為，始定其前身為國語，崔適承之，而後劉歆所據之材料亦復論定。本書以康崔學說作為附錄，讀者可見此問題在清代學界討論之全史。

詩辨妄（將出版）

宋鄭樵著，顧頡剛輯點。詩經漢人附會，其真面目遂不復可見。及三家亡而毛傳衛序鄭箋遂成定義。歐陽修作詩本義，始加駁辨。鄭樵繼之，作詩辨妄，專劾毛衛鄭，其議論尤激烈。世人駭怪，不久亡佚。然朱熹詩集傳實承其風，使詩經真相大白於天下者，鄭樵之功不可沒也。今輯錄此書逸文，成一卷；又以周孚非詩辨妄及宋元以來對於鄭樵詩說批評等作為附錄。

詩疑 實價二角五分

宋王柏著，顧頡剛校點。是書對於詩經作分析的研究，直斥若干篇為淫詩。其意雖為衛道，但轉足揭開詩經的真相。又經中錯簡，亦推考甚詳，發自來經學家所不敢發之議論。原書無單行本，今用金華叢書本校點，以通志堂經解本校之。

書序辨（將出版）

顧頡剛編集。尚書為中國古史宗主，而書序為其綱領，且託之孔子，則其在古史上地位之高可知。自吳棫始發其偽，朱熹承之，而後蔡沈書集傳確定之。惟因其偽作于西漢末，東漢之經師甚崇奉之，以故漢學極盛之清代復將此真偽問題取消，書集傳雖為塾中讀本，而書序一卷則缺而不刻。直至清末提出今古文問題，始以其為古文家物，重將此真偽問題提出而解決之。本書錄朱熹，蔡沈，康有為，

崔適四家之書，讀者合而觀之，足以尋得一個結論。

『羣經概論』發售豫約

▲范文瀾著 ▲景山書社刊印 ▲全書二十五萬言

▲民國二十年三月底出版 ▲豫約價壹元 ▲出版後實售壹元肆角

經是什麼？內容怎樣？這是最不容易回答的，因為它的性質太複雜了。以這樣地在國人的思想中握有權威的東西，竟不能具有明確的觀念，豈不是我們的愧恥！

『經學通論』『經學史』，這是今日各處大學的文科裏幾乎必有的科目，但適用的課本在哪裏？最通行的是皮錫瑞先生的經學通論及經學史講義兩書，但皮先生的書是站在今文家的地位上做的，當然有不盡公平的地方；況且他是二十年前逝世的人，受着當時時勢的束縛，對於我們所需要的經的智識也不能有恰當的供給。

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在現在一提到經，就覺得彷徨了。

范文瀾先生是十幾年前北京大學畢業生。那時的北京大學，主張古文學的有劉師培黃侃諸先生，主張今文學的有崔適錢玄同諸先生，主張打通今古文家法的有陳漢章先生。他在這互相衝突的學派中作超出學派的觀察，於是認識了經的真相；後來在南開大學任教時就編成了這一部羣經概論，分章比節，極有系統。這確是現代人所應有的經學常識。

現在本社刊印此書，以供應各處大學的需求。從此以後，再有人問經是什麼和內容怎樣時，我們就回答得出來了。（目錄略）

樸社出版經理部出版書目

古史辨第一冊（四版，顧頡剛著） 甲種實價二元四角，乙種實價一元八角，丙種實價一元二角

戴氏三種（再版，戴震著） 實價七角

西行日記（陳萬里著） 實價八角

三訂國學用書撰要（李笠著） 實價五角

國學月報彙刊 第一卷實價八角，第二卷實價一元，

國學月報王靜安先生專號實價四角

歐洲哲學史上卷（徐炳昶譯） 實價一元

生命之節律（秋士譯） 實價三角五分

哲學評論（第一卷） 全年一元五角，每期實價三角

社會學上之文化論（孫本文著） 實價六角

文化與政治（許仕廉著） 實價一元二角

國內幾個社會問題的討論（許仕廉著） 實價一元二角

社會學界（第二卷） 實價一元



古史辨第二冊附錄

K220.7
GJ7

- 普通生物學（經利彬著） 實價一元二角
 達爾文以後生物學上諸大問題（周太玄譯） 實價五角
 原子新論（何道生譯） 實價四角五分
 詩的聽入（何定生著） 甲種實價二角，乙種實價一角五分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及其它（何定生著） 甲種實價四角，乙種實價三角
 中國文字學（孫東生著） 實價三角五分
 文品彙鈔（郭紹虞輯） 實價三角
 水經注寫景文鈔（范文瀾編） 甲種實價五角，乙種實價三角五分
 名號的安慰（張常工著） 實價四角五分
 貓（蔣崇年譯） 實價二角
 陶庵夢憶（張岱著） 實價五角
 聊齋白話韻文（蒲松齡著） 實價五角
 浮生六記（沈復著） 實價二角五分
 歧路燈第一冊（李綠園著） 實價八角
 粵風（李調元編） 實價一角五分
 四六叢話叙論（孫梅著） 實價二角五分
 論文雜記（劉師培著） 實價三角
 人間詞話（三版，王國維著） 實價二角
 張玉田（馮沅君編） 實價一元二角
 中國文學概論（陳彬龢） 實價三角五分
 憶（小詩集，俞平伯著） 實價一元
 劍鞘（葉紹鈞，俞平伯合著） 定價一元
 玉君（四版，楊振聲著） 實價五角
 初日樓少作（嚴既澄著） 實價三角
 燈花仙子（孟堯松著） 實價三角
 髭須（李青崖譯） 實價四角
 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潘家洵譯） 甲種實價五角，乙種實價三角五分
 軍人之福（楊丙辰譯） 實價八角五分
 佛西論劇（熊佛西著） 實價五角五分
 怎樣認識西方文學及其他（采真譯） 實價五角

注意：欲得本社詳細書目及景山書社書目者，請賜函示知地址，當即奉寄。



T0450912



目 錄

上編（起民國十三年十一月，訖十八年）

六五	<u>秦漢</u> 統一的由來和 <u>戰國</u> 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十五, 五, 廿七)	<u>顧頡剛</u> (1)
六六	評「 <u>秦漢</u> 統一的由來和 <u>戰國</u> 人對於世界的 想像」(十五, 十二, 七)	<u>傅斯年</u> (7)
六七	評 <u>顧頡剛</u> 「 <u>秦漢</u> 統一的由來和 <u>戰國</u> 人對於 世界的想像」(十七, 二)	<u>張蔭麟</u> (11)
六八	致 <u>大公報</u> 文學副刊函(十七, 三)	<u>于鶴年</u> (13)
六九	覆于君函(十七, 三)	文學副刊記者 (15)
七〇	「帝」與「天」(十五, 九, 廿八)	<u>劉復</u> (17)
七一	讀「帝與天」(十五, 十一, 廿八)	<u>魏建功</u> (23)
七二	<u>中國</u> 之銅器時代(十七)	<u>馬衡</u> (27)
七三	評 <u>馬衡</u> 「 <u>中國</u> 之銅器時代」(十八)	<u>繆鳳林</u> (31)
七四	<u>盤庚</u> 中篇今譯(十四, 一, 十六)	<u>顧頡剛</u> (35)
七五	<u>盤庚</u> 上篇今譯(十四, 四, 十八——五, 十)	<u>顧頡剛</u> (41)
七六	<u>金縢</u> 篇今譯(十四, 八, 十)	<u>顧頡剛</u> (49)
七七	<u>柴誓</u> 的時代考(十六, 十)	<u>余永梁</u> (57)
七八	<u>紂</u> 惡七十事發生的次第(十三, 十一, 八)	<u>顧頡剛</u> (61)
七九	<u>宋王偃</u> 的紹述先德(十三, 十二, 十四)	<u>顧頡剛</u> (69)
八〇	遊 <u>稷山</u> 感 <u>后稷</u> 教稼之功德記事(十五)	<u>李子祥</u> (73)
八一	<u>姜嫄</u> 之傳說和事略及其基地的假定 (十五, 十, 八)	<u>崔盈科</u> (75)
八二	讀 <u>李崔</u> 二先生文書後(十六, 三, 三十)	<u>顧頡剛</u> (79)
八三	<u>姜</u> 姓的民族和 <u>姜太公</u> 的故事(十八)	<u>楊筠如</u> (83)
八四	史記 <u>田敬仲世家</u> 中 <u>驪忌</u> 的三段話 (十五, 十一, 廿一)	<u>姚名達</u> (89)

中編（起民國十二年，訖十七年七月）

- 八五 厦大之孔誕祝典(十五,十,三)……………民鐘報(95)
- 八六 與厦大國學院研究教授顧君討論孔子事
(十五,十)……………卓蘭齋(97)
- 八七 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十五,十,二)……………顧頡剛(99)
- 八八 評『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十五,十二,七)……………傅斯年(105)
- 八九 評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
(十七,二)……………張蔭麟(107)
- 九〇 與顧頡剛書(十六,十二,廿二)……………周予同(109)
- 九一 問孔子學說何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書
(十五,十一,十二)……………顧頡剛(111)
- 九二 答書(十五,十一,十四)……………程 憬(113)
- 九三 問孔子學說何以適應於秦漢以來的社會書
(十五,十一,十八)……………顧頡剛(117)
- 九四 答書(一)(十五,十一,廿八)……………傅斯年(119)
- 九五 答書(二)(十五,十二,七)……………傅斯年(125)
- 九六 春秋時代的政治和孔子的政治思想(十五)……………梅思平(127)
- 一 春秋之第一期……………(127)
- 二 春秋之第二期……………(131)
- 三 春秋之第三期……………(134)
- 四 孔子之生平……………(139)
- 五 孔子之政治思想……………(143)
- 九七 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十六,十一,九)……………馮友蘭(147)
- 九八 評馮友蘭君『孔子在中國歷史中之地位』
(十七,二)……………文學副刊記者(157)
- 九九 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十七,三)……………馮友蘭(159)
- 一〇〇 評馮友蘭『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
(十七,七)……………文學副刊記者(169)
- 一〇一 致文學副刊記者書(十七,七,十七)……………馮友蘭(171)
- 一〇二 『孝』與『生殖器崇拜』(十六,八,六)……………周予同(173)

- 一〇三 論孔門學風祇有務外主內兩派書(十二)……………郭紹虞(187)
 一〇四 答書(十二,九,廿八)……………顧頡剛(189)
 一〇五 殭尸的出祟(十五,九,六)……………周予同(191)

下編(起民國十四年,訖十八年)

- 一〇六 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十四)……………張蔭麟(199)
 一 根本方法之謬誤……………(199)
 二 夏禹史蹟辨正……………(201)
 三 堯舜史蹟辨正……………(207)
 一〇七 談兩件努力週報上的物事(十三——十五)……………傅斯年(211)
 一〇八 古史稽疑楔子(十五)……………王志剛(219)
 一〇九 經今古文學(摘錄三章)(十四)……………周予同(221)
 (五)經今文學的復興……………(221)
 (六)經今古文學與其它學術的關係……………(224)
 (七)經今文學在學術思想上的價值……………(229)
 一一〇 顧著古史辨的讀後感(十五,七)……………周予同(233)
 一一一 介紹幾部新出的史學書……………胡適(241)
 (一)陳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閏表……………(241)
 (二)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冊……………(242)
 (三)陳衡哲女士的西洋史下冊……………(245)
 一一二 古史辨第一冊(十五,八,四)……………孫福熙(249)
 一一三 讀『經今古文學』和『古史辨』(十五,八,五)……………王伯祥(253)
 一一四 KU SHIH PIEN (Discuss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Volume One(十五)……………Arthur W. Hummel(263)
 一一五 評顧頡剛古史辨(十五)……………陸懋德(267)
 一一六 辨偽學史(十五,十——十六,十一)……………曹養吾(279)
 一一七 整理古史應注意之條件(十七,十一,廿八)……………紹來(295)
 一一八 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十八)
 ……………Arthur W. Hummel(299)
 (附)譯文 中國史學家研究中國古史的成績(十八)……………王師範(310)

六五 秦漢統一的由來 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

(十五，六，一，在北京華文學校演講。載十五，六，一，孔德旬刊第三十四期；又十六，十一，一，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第一集，第一期)

顧頡剛

我們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中國漢族所居的十八省從古以來就是這樣一統的。這實在是誤用了秦漢以後的眼光來定秦漢以前的疆域。我這一次講話，要說明的意思，就是：秦漢以前的中國祇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他們爭戰併吞的結果，從小國變成了大國，纔激起統一的意志；在這個意志之下，才有秦始皇的建立四十郡的事業。

夏朝的史，我們知道的沒有多少。從尚書上看起來，它是商朝以前的一朝。但我們與其稱它為一朝，還不如稱它為一國。詩經的商頌裏說商在玄王時已經很興盛了，到相土時更興盛了，到湯時，國勢像火一般的旺烈，伐滅了韋顧二國之後，再打昆吾和夏桀。可見商在湯以前本是一個很大的國，和夏國是並立的。後來人說湯是桀的臣子，以臣伐君，這不過是用了後世的事實推想古代罷了。在那時的許多國中，或者夏國的文化程度特別高，所以後來就把「夏」字當作高貴的人種講，用來別于蠻夷的劣等人種。

夏國建都的地方，以前都說在山西南部的安邑縣。但我們沒有發見過那時的東西，所以現在還不能斷定。商國的都城，說是在河南東部的商丘縣，中部的偃師縣，北部的淇縣。光緒二十五年（公歷一八九九），淇縣北面的安陽縣發見了商末的甲骨卜辭，在這上面，我們可以知道他們的國土是河南的中部，北部和山東的西部。近來考古學家從出土的銅器上研究，知道他們已經遊牧到直隸的保定了。孟子上說，「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商頌上說，「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可見他們的國土都是不大的。其餘的小國，非常散亂。他們對於大

國，祇須表示一種名義上的服從便行。所以商頌上說，「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商國原不想奪他們的土地，成統一的事業呢。

周國是在陝西中部興起來的，大約就是氏羌中的一種。國語裏說，「我先王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間」，可見周人並不諱言自己的民族是戎狄。周是姬姓，他們和姓姜的常結為婚姻。詩經裏面紀周人的祖先，后稷的母是姜嫄，公亶父的妻是姜女，太王的妻又是周姜，幫周武王打天下的又是姜太公。姜，即是羌。尚書中的牧誓也說周武王帶了羌人伐商。可見他們實在算不得「諸夏」，不過後來進了中原，自以為諸夏罷了。他們沿了黃河，往東發展；把商國打滅後，就在河南洛陽建立了一個東都。我們若用現在十八省的眼光來看，洛陽原在中央，如何可以看作東部呢！這可見他們要求得到的土地並不很多，他們的欲望是容易滿足的。但是，他們有一件發展勢力的特別方法，就是封建。

他們把自己的家族和姻親封到王畿以外做國君，小的占着幾十里地，大的一百里地。這樣一來，他們的勢力就分散到各處了。例如山東有齊和魯，直隸有燕，山西有晉和霍，河南有衛和蔡。可是他們的勢力依然在黃河兩岸，達不到長江。他們何嘗不想發展到南方呢，祇因當時南方的楚民族勢力正強，發展不出來。周昭王南征沒有回國，恐怕便是戰死的。周也試封了幾個諸侯到河南的南部和湖北的北部去，但到春秋時就都給楚國滅掉了。所以論其實在，周朝時候的中國，祇有陝西，河南，山東三省和山西，直隸兩省的南部。

但即在這幾省中，蠻夷戎狄還是很多的。陝西是周民族的地，但犬戎強盛了，就把他們趕出陝西了。洛陽是周的京城，但春秋時又給揚拒泉皋之戎打進去了。衛國在懿公時，也是給狄人打滅的。一部左傳，其中差不多有半部是「楚國北侵史」。齊桓公晉文公一班霸主所以給人稱讚，原為他們能率領了諸夏而抵抗蠻夷的侵陵之故。在那個時候，大家但有種族觀念而沒有世界觀念，祇覺得最高的功業是「尊王攘夷」，最不幸的事情是「蠻夷猾夏」，最好的社會教育是「用夏變夷」。

那時中國的國家情形實在是很簡陋的。在左傳上看，最小的城周圍不過一百丈；衛國給狄人滅掉之後，遺民遷國，男女共祇有七百三十人。可見這時的國家彷彿是現在的村莊。祇因他們有文化比一班土人（蠻夷）高，所以他們的勢力會得逐漸發展，開闢了許多地，融化了許多異族。

當初封建時，各國的土地原是很小的；後來他們自己着力開拓，大國就有了幾百里或幾千里地。像春秋的鄭，戰國的韓魏，雖也強盛過一時，但因處在腹地，四面都有別的強國擋住他們的路，所以不能有多大的發展。祇有齊國可在海邊上開拓，燕國和晉國可向北邊開拓，秦國可向西方開拓，楚國可向南方開拓，所以到了戰國，就成了幾個極大的大國，比夏商周一概大了。因為他們的國大了，富饒得很；又因彼此爭競，食客，游士，學者天天絞腦汁，想出許多新鮮的議論，

做出許多新奇的事業，將士又出力打仗，打通了許多道路，所以那時的文化非常發達，而且灌輸得很普遍的。在這種狀態之下，自然把種族漸漸地淡了下去，無形中把「中國」一個名詞放得很大，凡是七國的疆土都變成了中國了。以前商頌裡說，「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看四海僅僅千里，那時的天下是何等的小。春秋時，齊桓公去打楚國，楚王派人對他說，「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齊國在山東，齊桓公到的楚國境還是在河南的中部，然而已經有南海北海之別了，這天下也是何等的小。到了戰國，孟子就說「今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這戰國時的四海比了春秋時的四海真遠得多了。因為那時的四海以內有九個方千里的地，所以就有了九州之說。

禹貢上的九州，一般人都認為夏朝的制度。其實夏國的地盤祇占得黃河的一角，哪能有這樣偉大的計畫。九州乃是戰國的時勢引起的區畫土地的一種假設，這種假設是成立於統一的意志上的。因為是假設，所以各人所說的不必一樣。我們在古書上，已經找得四種不同的九州了。呂氏春秋上明白說道，「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這樣清楚的話倒沒有一個人肯信。他們總以為九州之名是禹定出來的，各種不同的九州是商周時改的制度。

他們這樣的沒有歷史智識，把戰國的疆域認做了夏，商，周的疆域，在我們看來實在覺得可笑。但我們且不要笑他們，我們須知道，中國的能穀統一就靠在這個荒謬的歷史見解上。因為必須有了這個「向來統一」的觀念，纔可把種族的成見消融，把中國的土地作成一個有組織的聯合。向來中國人看吳越人的文身雕題，聽楚國人的歛舌之音，總羞與他們為伍。自從有了九州之說，大家以為我們和他們本是一家人，不過住得遠了，大家生疏罷了。這一來，諸夏和蠻夷就有了先天的感情了。加以各國的祖先都聯串到一條綫上，使得人人都成了黃帝的子孫，彼此間的情誼便更親密了。現在號稱「五族共和」，但總不能引起漢族人對於滿，蒙，回，藏等族的情誼，祇因漢族人一向知道他們是「番邦」，胸中橫梗着不能親善的見解之故。倘使現在漢族人也和古人一樣地缺乏常識，聽了偽造歷史的人的說話，相信滿蒙等地方都是黃帝堯舜的天下，相信那邊的人也都是黃帝堯舜的子孫，那麼，他們看滿蒙的眼光就會同十八省一樣，五族就真可以共和了。

古人能有這種統一的觀念，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們為了統一的工作已經受盡了苦痛了。一部左傳，人家說它記述的全是些戰爭，應當喚作「相斫書」。但春秋時的戰爭原是很小的，看左傳所記，差不多打了一半天就決定了勝負了。到了戰國，方有許多大戰。我們在史記上看，可以見到一坑便是數十萬人。一班熱心救世的人看得難過極了，要想抑制國君的慾望，就痛罵「以力服人」，推崇「以德服人」，於是堯舜禹湯一班古人就成了道德的模範，儒家的理想就都成了